

警民一起去夜巡

施伟兴



同事被评为先进，大家一起聚餐庆贺。饭桌上，同事们轮番举杯祝贺，我手里拿着酒杯，却一滴也饮不下。同事的先进似乎对我有一种无形的压力，使我陷入从警以来最痛楚的低谷。我管辖的小区接连发生入室盗窃案件，居民手中的钱款、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被盗贼洗劫一空。就在前天，居民刘阿姨为了等晚归的儿子，房门锁没有保险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凌晨3点她儿子加班后回到家，见房门敞开，大橱里的物品散落一地……接到这“又一次”的报案，我的脑袋中像又被人丢进了一颗炸弹！在震惊和压力之下，面对领导的目光，同事的语言，虽然并不都是指责，但我感觉就像有一块无形的巨石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无法面对信任我的居民百姓啊！

聚餐之后，历经几天的焦虑和思索，我决定采取行动。我是一名警察，绝不能被这些猖獗的小贼击倒趴下！面对复杂的治安环境，我要尽心尽力尽责肩负起保平安的重任。

那天，在每周一的居委会例会上，我通报了最近小区发案的情况和特点。我说，尽管小区既没有物业，又没有门岗保安，老式公房和棚户简屋相聚，小区七拐八弯；尤其是棚户居民木门单薄得连三保险锁也不能换；但是窃案的接连发生，我没有任何推卸的理由。维护居民百姓安全，是我的神圣职责，责无旁贷，我决定采取夜巡并检查居民防范措施的方式，扎牢篱笆，让盗贼

无隙可钻。

居委干部听了我的话，一时都没有作声。沉默了片刻，老张说：“施民警，你何必这样较真，小区发案，是居民防范意识太差，我们每天宣传，可是晚上他们睡觉门锁就是不保险而遭窃，这能怪谁？”“老张说的没错，像我们小区这种四通八达的特殊状况，光凭你施民警一人力量，真的要累趴下。”小林也说道。居委干部知道小区治安条件的客观限制，他们已做过许多工作。但作为社区民警，是居民百姓的守护神，我应当义不容辞去为居民百姓站岗放哨，哪怕再苦再累。我仍坚持自己的决定。

这时，支部书记老王说话了：“既然施民警决心已定，我们居委干部也要与他并肩战斗。”于是，居委干部们纷纷表示要与我一起夜巡，这令我非常感动。在我最需要援助的时候，我的这些老搭档又热情地向我伸出了援手。可是我不敢答应，因为她们都是50多岁，且身体羸弱的妇女，我不愿看到她们在黑幕下熬夜，在风雨中吃苦。然而，她们情真意切的坚持，使我明白，我并不孤单，我的身后有值得信赖可以依靠的后盾——群众的力量。

那天晚上11时，我第一天夜巡。骑着自行车从派出所出发，但见皓月当空，繁星密布，白天喧闹的城市已安然入睡。我刚走进居委会，就见新当选的居委主任老徐手里拿着电筒，已经在等候。我非常感动：“谢谢你的支持！”“施

民警，你不是孤单一人，身后有我们居委干部。”我眼睛湿润了。

夜显得那么寂静，我们一路巡逻盘问。小区有7幢老式公房，22个门洞，都要从住宅一楼走到7楼，确实很累。老徐大我几岁，已经有点气喘吁吁，额上冒着汗珠，我的警服也是湿漉漉的。走到第12个门洞时，我见老徐挪动双腿已非常吃力，就坚持叫老徐不要上楼。可倔强的老徐竟有些不高兴了：“施民警，你是不是把我居委干部也当外人了？”我顿时语塞。此时再多的解释也是多余。我走在前面，老徐则用手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地爬楼梯。到了4楼，我们发现403室张家铁门未关，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屋里传来的鼾声。我将铁门轻轻关上，老徐则从门缝底下塞进一张防盗防窃的“友情提示”……东方露出了鱼肚白，我们在夜巡中迎来了新的一天。

第三天夜巡，秋天夜晚的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。这晚，支部书记老王竟骑着“老坦克”赶来了。我心中不安，老王的心脏装有支架，我曾经多次劝说他不要参加夜巡，他也答应了，可他还是来了！握着老王凉凉的手，我又一次劝说他。老王幽默地说：“我手是冷些，但心永远是热的。”我只得依了他。

我们逐户检查老式公房门锁是否保了险。老王也要上楼，我执意拦住他。老王明白我的意思，不再坚持，就在楼底巡逻。他打着手电筒，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周边的动静。我上楼检查完毕，我们又一起到棚户简屋挨家挨户巡查。我发现68号李家钥匙竟插在门上。我们连忙敲门叫醒主人，将房门钥匙递到他手中。主人揉着惺忪的睡眼，歉意地连声道谢……

一个晚上夜巡下来，我的脚板开始疼痛，像针刺，甚至有些麻木。我更担心老王的身体吃不消，劝他早点回家休息，可是老王却说：“我是支部书记，确保小区安全，是你民警的职责，也是我的责任呀。”黎明的曙光升起了，又是一个平安之夜。

夜巡仍在继续。那晚，身体羸弱的前任女治保主任老凌和居民英姿来了。英姿丈夫身体有病，需要她照顾，我没有想到她会来，激动地对她说：“英姿，你的一份心意我领了，赶快回去照顾丈夫。”英姿说：“施民警，我是小区居民，居委干部都已50多岁，我年纪比他们轻，应该配合民

警一起参加夜巡。我丈夫也支持我夜巡，这也是确保我家的安全呀！”她用这话堵我的嘴，我只能在心里向他们道谢。

凌晨2时多是发案的高峰，我们走在棚户简屋坑坑洼洼的小路上，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蛛丝马迹。风越刮越大，天空忽然飘起了霏霏小雨，我们没有带雨具，身上被淋湿了。夜巡中，我们又发现王家开着门在睡觉，就轻轻将房门关上，将“友情提示”塞进门缝里。

天空泛起了鱼肚白，早起的居民杨大妈出门看到我们在雨中巡查，竟特意回家拿了雨伞送到我们手中。“施民警，你们辛苦了！”她还执意请我们进屋里避雨。居民的关切，仿佛是秋风秋雨中的一把伞，为我们撑起一片晴天。

夜巡赢得了居民们的理解和支持：家中有患病丈夫需要照顾的阿萍来了，华林眼睛高度近视，也来了，刘大伯、石大妈、曲阿姨他们都积极报名参加夜巡志愿者的队伍……一些过去睡觉闩门锁不保险的居民改变了习惯，铁门上了锁，提高了自我防范的意识。棚户居民则在房门装上了铁插销。租赁的外来人员也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，将打工积攒的工资存入了储蓄卡，还报名要参加夜巡的队伍。

夜巡使我悟出一个道理：民警如针，居民似线，警民一心，就能织出一张防盗防窃的罗网，保卫小区的平安。



本版插图 杨宏富

30年了，老街上的一段往事一直存放在我心底的深处，永难忘怀。

30年前，我住在松江老街——谭东街。街尾住着一个捡破烂的老头，他身上衣服补丁摞补丁，但还算干净。每天，他总背着破旧的大布袋，拿着铁钩子，巡回在垃圾箱之间。我是在公用给水站认识他的。常见他用一只小铝锅，淘点米、洗把青菜什么的。一次，他匆匆走时，忘了小铝锅，我就拿起铝锅给他送去。在他的小棚屋里，我看见堆着整齐的破书，铁丝上挂满洗净的破布片。他钻出破烂堆看到我，眼神里交织着惊讶和惊喜。从此，在老街我成了唯一和他有来往的人。

我喜欢读书，可那时除了政治书籍，没有其他的书可读，可我在老头那里找到了一个“图书馆”。他帮我整理出撕裂的《青年近卫军》《茶花女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禁书。给我看那一本本用浆糊粘起来的书，老头是要冒风险的。可他及其信任我，每次只有一句“悄悄看”的叮嘱。

后来，我从街坊那里隐约听到：老头是知识分子，不知为什么流落到了老街。

有好几个晚上，我走过老街口的大构树，透过对面屋子里的灯光，看到老头坐在大树下。他安详的神色令我诧异。问他，他敷衍道：“睡不着，出来透透风。”在小棚屋我又多次看到，他把卖破烂得来的零碎分币，换成一张张一毛钱的角票，用盛满沸水的破搪瓷杯子一点点烫平。他此时

他们曾相互守望

肖颂



脸上的喜色让我疑惑，但他也不解释什么。我对他的身世充满了好奇，但从未问起。

虽然我对老头有着种种猜测，可我们之间却很默契。他捡他的破烂，我看我的破书，有时帮他跑跑腿。时间就像流水一样慢慢淌

过去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又去拿书时，老头忽然一脸郑重地要我“帮个忙”。他拿出一只粗糙的木盒，给了我一个秘密的嘱托，我答应了他。

过了一个星期他永远地走了，估计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器官衰竭而逝的。

因他所托，我打开了木盒。上层是一张给我的字条，言语之间的信任和感谢使我热泪盈眶。和着泪花我看到好几叠烫得平整的一毛钱角票，最下面是一封厚实的信。

晚上，我瞒着家人，怀揣着木盒，走到老街口大构树对面，敲开了一扇门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用警惕的眼光审视着我，我顾不得说什么，一头冲进去，把木盒交给了她。片刻，老太那瘦削的肩和纤细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，伴随着的是极度压抑的抽泣声。

这一天晚上，我才知道，老头和老太是一对恩爱夫妻。他们原在东北一所中学教书，老头是校长，老太是教师。后来在政治运动中，老太被打成“右派”，遣送回松江老家，以糊纸盒为生。老头不肯“划清政治界线”与之离婚，终被开除公职扫地出门。老头追随着老太的足迹，来到她的身边。可老太恨自己牵累了他、害了他的事业、断了他的前程，不肯原谅自己，更怕世事难料，今后还会祸及他，就硬着心肠拒绝了他——这无可奈何、违心的回避，多么令老太肝肠寸断啊！

他见爱人如此，就尊重了她的意愿，但又不忍离开她，于是他就在老街尾搭个小棚屋栖身。因无工作，也顾不得斯文，他开始以捡破烂谋生。

一条老街，妻住老街口、夫住老街尾，日日相见不相认，叫妻心碎，却令夫欣慰！

老头日复一日，晚上坐在大构树下，守望着妻子屋里的灯光，他年复一年烫平着每一毛钱，积累着小小的财富，能让妻子改善一点生活成了他快乐的唯一源泉。

当老太拿出他们的合影，丈夫的气宇轩昂、妻子的端庄美丽，往事与现实之间的反差，带给我的是从未有过的震惊！老太又捧出一沓长短不齐、颜色材质不一的纸片，清一色的英文字母。我那时的英语知识有限，难以辨认出什么。只有一行“I Love You”是我从所学的英语“我热爱毛主席”的句子里懂其含义的。老太告诉我，这一封封信，是她每天在灯光里蘸着深情、裹着爱、和着血泪写就的！经过这一晚，我忽然懂得了人间那种最珍贵美好的感情——她是在患难之中产生的！

白天，我又来到了老街口大构树下。看着叶茂根深的大树，被风吹得“哗啦”响，就像老头的话语在深情地抚慰灯光里的妻子。突然，我发现树身上刻着一行字母“I Love You”，我敢肯定这是老头在黑夜摸索着刻下的。他用既痛苦又执著的情感呐喊出刻在心中的声音！

“我走了，亲爱的你不要来！等我安排好一切再来接你。”老头给老太的承诺敲打着我的心。

大约过了一年吧，老太终于被老头接去。有情人终相聚，我相信从此他们再不会分离。实际上，这对夫妻年纪并不大。离开这个世界之时，顶多五十出头。相思之苦催得人颜老，可“I Love You”却使他们在黑夜的境遇中那般的浪漫和年轻！

现在，我们的社会早已回归公正和理性，但请让我们记住他们——记住这曾经的故事，记住这美丽、高贵的人性！